

本书入选2010年度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

大藥商

下 部

丁建顺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大药商

下部

目 录

第十一章	3
第十二章	35
第十三章	69
第十四章	103
第十五章	135
第十六章	169
第十七章	203
第十八章	237
第十九章	269
第二十章	301

大药商

下部

大药商

1937年8月9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斋藤要藏，驾军用汽车强行冲击虹桥中国军用机场，被机场卫兵击毙。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当即与日方交涉，要求以外交方式解决。但日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拆除军事设施，同时，向上海增派军队。8月13日，日军便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抗战。

——题记

第十一章



天空不时掠过成队的日本飞机，黄浦江上日本军舰在往来游弋，膏药旗的阴影布满了上海的周边角落……不安的感觉如藤萝般在市民中快速蔓延，逐渐发酵至恐惧和愤怒……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败坏林先生的情绪。他早上到老城厢的茶馆内喝早茶，看到了他登载房屋出租广告的申报，林先生在字里行阅读到的是大把的钞票在眼前晃悠，于是咧开嘴笑得露出了发黑的牙根。从茶馆回家，约好的装修队已等在门外，地上堆着搬来的青砖石灰和沙泥。林先生开了外门，引包工头看了房屋，指点一番，吩咐如何如何。包工头发一声喊，那些泥工木匠开始破除周围的墙壁并拆卸面向天井的门窗。

乒乒乓乓的声响惊动了林馨如。她从上房挪着大肚子到前院看，见工匠们正拆卸门窗并在天井内搅拌沙泥，不由得大惊，忙责问道：“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包工头看一眼挺着大肚子的林馨如，估计她并不是当家的，回头叫师傅们快快干活。

林馨如喝道：“再不住手我要报警了！”

那包工头连忙叫来林先生解释。

林馨如问：“好好的一座院子，怎么就拆得像一个建筑工地了？”

林先生堆着笑说：“女儿呀，你怀着身孕不要管这些事。你阿爸来上海就是来照顾你的。你上班一个月才赚多少钱？你一个人能住几间房子？这些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我请师傅来改装一下，统统借出去，每月赚的钞票么老老来。”

林馨如说：“伟业走的时候关照过，他是不允许将老屋出借的。”

林先生嘿嘿一笑说：“我女婿书读得多了有些呆子气，你难道也染上了呆子气？一个人可以跟这样那样过不去，可没有道理跟可以到手的钞票过不去呀。”

林馨如说：“阿爸，这整套老屋是个建筑艺术品，总体上是不能破坏的。”

包工头从旁劝道：“林女士，有钱赚的时候就要赚。再说你阿爸又不是拆了老屋造新房子，就是你先生回来，也可以将老屋恢复原状的呀。”

林馨如生气地问：“你是谁？你有什么发言资格？”

林先生说：“后生家说话客气点，作头先生也是为我们好。”

林馨如说：“阿爸，我是这房子的主人，我说不借就不借。你快让师傅们住手。”

林先生脸一沉说：“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做女儿的不想着孝敬老子？现在女婿不在，这个家我来当。就是出借了房子，除了成本开销，我会将钞票给你存着的。”林先生回头吩咐，“各位师傅抓紧干活，改装好了我请你们喝酒。”

院子里又乒乒乓乓扬起了灰尘。林馨如知道自己制止不了父亲改建老屋，就哭着跑出大门，乘上了一辆出租车。车到同庆里，林馨如哭着奔进了鲍家天井。

正坐在屋檐下拣鸡毛菜的鲍老太看了大惊，扔下手里的托盘问道：“馨如怎么啦？有谁欺侮你了吗？”

林馨如摇了摇头，站在天井里还只是饮泣。

鲍老太急忙让林馨如进了客厅，叫徐根娣绞毛巾让她擦了，再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林馨如擦了汗，喝了凉茶，这才将家中发生的变故叙说了一遍。

陈婉芬听了说：“馨如放心，我们不会让你阿爸由着性子胡来的。”

鲍老太说：“这如何是好。我一听到你阿爸独自来了上海就感觉不妙。这事一出，才揣摸出他果然是冲着女婿家的房子来的。”

林馨如说：“我在上海也没有别的亲人，姆妈你一定要帮我。”

鲍老太说：“林先生这人我了解的。我若出面劝止，他会说这是女婿家的家事，容不得我外人插嘴。”

陈婉芬回忆起鲍国安因刊登解除婚约，林先生第一次寻到祥庆里时的情景，不由得战栗了下，将林馨如搂紧了些。

林馨如说：“这事总得有人出面为我和伟业说话。”

陈婉芬说：“这世上总是一物降一物，我不相信就没人管得了林先生。”

林馨如提示说：“姆妈，伟业离开上海前是将吴家老屋托付给国安照应的。”

鲍老太沉吟道：“这事我也知道。可林先生与国安有过节，国安出面说话你阿爸恐怕也未必肯听。”

林馨如说：“伟业交待时我阿爸也在场。”

鲍老太说：“伟业的意思是社会上有人打吴家老屋的主意，就请国安出面搞定。可事情恰恰出在他丈人身上，这一招恐怕不管用了。”

林馨如说：“姆妈你晓得的。伟业和我都是极喜欢吴家老屋的。”

鲍老太说：“既然如此，死马当活马医，就让国安出面试试。”

陈婉芬听了，起身往信谊药房挂电话，那边郑名三回复说鲍董出去办事了，便吩咐见着鲍董后让他马上回一次同庆里。陈婉芬又往新丰坊打电话，阿贵娘子说鲍太太在学校上班。鲍国安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一时又找不到圣芳济书院的电话号码，一家人只得劝林馨如暂且休息，等鲍国安来了再作决定。

林馨如点了头，在鲍家吃了午饭，又到鲍老太的房间里午休。躺了好一会睡不着，于是下楼，到客厅里与鲍老太和陈婉芬说话，一边耐心等待。

鲍荣茜先放学回来，已在读小学的她个子长高了不少，但样子还像嗲妹妹似的。鲍荣茜见了林馨如就叫阿姨，亲热得不得了，与林馨如行贴面礼，用手抚摸林馨如的肚子，嗲嗲地问：“阿姨肚子里是妹妹还是弟弟？”

林馨如说：“不管是妹妹还是弟弟，阿姨都喜欢的。”

鲍荣茜说：“我希望阿姨养个妹妹，可以陪我玩。”

陈婉芬笑道：“阿姨就是养个妹妹，也不会像你这么嗲的。我真担心，这么嗲的姑娘，长大了谁家会要呢？”

鲍老太说：“姑娘嗲些好。茜茜长大了，寻先生的事由阿娘负责。”

“班上的男同学都说我嗲，我讨厌死他们了。”鲍荣茜跑进房间做作业时说。

林馨如说：“茜茜觉得男同学不讨厌了，她才是真正长大了。”

鲍老太说：“人会变的，大学一读，你想让她再嗲也不会了。”

女眷们正说着闲话，鲍国良从洋行回来。听陈婉芬说了吴家老屋的事，他苦笑说：“这事我倒是知晓的。林先生曾和我商量，还想请我帮忙策划。我是知道伟业喜欢那老屋保留着的一份独门独院的清净，于是拒绝了帮忙。”

林馨如说：“我想起来了，阿爸第一次看到吴家老屋就说可以出借一半呢。”

鲍国良说：“林先生抱着赚房租的想法来上海，要打消他的念头也是难的。”

林馨如说：“他虽然是我的阿爸，但他对老屋没有处分权的。”

鲍国良说：“这是你接受了新式教育后的说法。换了你阿爸，他就觉得浑身是

道理了。”

等到傍晚不见鲍国安到，陈婉芬就招呼大家吃晚饭。正吃着时，弄堂里响起了汽车声。鲍国良说：“是奥斯汀的引擎声，国安到了。”

鲍国安果然推门走进天井，到客厅里看林馨如也在场，于是问叫他来有什么事。

鲍国良说：“林先生改建了吴家老屋出租，馨如不许，劝又劝不住，所以来寻娘帮忙。娘对这件事不在行，再说伟业委托过你，所以要请你出面阻止。”

鲍国安说：“若换了别人都好说话，就是林先生缠在里边有些难办。”

鲍国良说：“那你先吃晚饭，我陪你一起去说话。”

鲍国安吃了晚饭，鲍老太看林馨如心神不定，劝她住下又不肯，就让他们早点过去。三个人乘了奥斯汀来到吴家老屋，竟发现改造工程已近尾声。林先生装着没看见女儿带着鲍家兄弟回来，吆喝着师傅小工收拾天井里的残砖破瓦，用水冲洗干净地上的砂浆，然后跟他去附近的酒馆喝酒去。

林馨如叫了一声爸爸，林先生没有回应。

鲍国安上前抓了林先生的胳膊说：“林先生，你这样做是违反了吴博士的意愿的。”

林先生挣脱鲍国安的手，乜斜着眼角说：“你算什么东西？一个说话办事不作数的人，你也有资格来批评我么？”

鲍国安说：“林先生，有话好好说。吴博士委托我照看这老屋时，你也在场的。”

林先生不屑地说：“我女婿看错了人头。他根本就不该委托你的。”

鲍国安说：“可他委托了。你在场，馨如也在场的。”

也许是鲍国安提到林馨如的名字时激起了他心中的愤懑，林先生一把揪住鲍国安扭打起来。鲍国良赶紧劝开两人，说：“林先生也不要生气，大家可以商量的嘛。”

“我与他没话好说。”林先生说罢，招呼工匠们走了。

庭院里安静下来后，林馨如陪着鲍家兄弟看父亲都做了些什么。他们看到两边的厢房被拆卸了门窗，都砌上了砖墙。出了门看，仪门两侧的围墙悉数拆除，那些门窗都安装到了临街的一面。原先的统间被隔成一间间小屋，竟有近二十来间。

鲍国安苦笑笑说：“如此招人租住，不管是开店还是贮货，都可以赚上一大笔房租呢。”

林馨如说：“可我不喜欢这样做。”

鲍国良说：“事已至此，我们真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止了。”

鲍国安觉得自己在场是多余的，于是叫了哥哥上车告辞。

林馨如独自回到庭院，见好好的花园和天井已被父亲改造得如监狱一般，不由得心里有些抑郁，呜咽了一会，起身拨打新丰坊的电话。

柳玉洁听林馨如说话带着哭音，忙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林馨如说：“我要皈依基督教。我要在教堂里祈求基督保佑伟业平安归来。”

朴方庭神父的表情本来就显得肃穆。待唱诗班唱毕《祈祷正义和平》，待手持香薰的执事退到祭坛边，他面对济济一堂的信众站立时，其表情显得尤其肃穆而庄严。朴神父缓缓地说：

一个基督徒得不到平安，很可能有以下原因：祈祷冷淡或不正确祈祷或不祈祷；没有按照福音去度圣善的生活，诸如犯下重罪，忽视福传，忽视读经等；祈祷是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因为多祈祷且按正确方式祈祷的人会有以下感受：祈祷使人远离罪恶；祈祷越多使人离天主越近；多祈祷能使人克服焦虑和空虚感；祈祷越多，对小罪越敏感，越能看清自己灵魂的光景；凡是在祈祷上努力的人，在处事待人方面也同样是优秀的，祈祷常常能支持人完成工作上不可能胜任的事。

祈祷是一门很高深而又很平凡的学问，慕道者学它，信众也在学它，可见没有人能称得上祈祷专家。惟有靠着圣神和圣经的教导，我们才能明白该怎样祈祷。祈祷不是要说很多的话和念很多的经，而是将你我的生命交付在天主手中，与天主的爱在一起。那么，到底该如何祈祷呢？

朴神父沉默了一会，一改往日的布道风格，一字一顿地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神职人员，但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也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对国家怀有一颗火热的爱心。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强大，希望我们中国人有朝一日也会像发达国家的人一样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尊重。可很多时候我感到很无奈。看到同胞们遭受欺辱，我就诚挚地向上帝祈祷，祈祷上帝赋予我们国家在经济军事和外交能强大些，再强大些。

最近几日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战争来临，上海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的教区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在我的内心深处期望着在场的信众都有一个和平的生活环境，不论人生有怎样的失意和挫折，但绝不要过因战争爆发而引起的颠沛流离生活。从这一点上考虑，我不希望打仗，尤其不希望中日在虹口这一带打仗……

鲍国安环视周围，许多教友的表情和朴神父一样肃穆。因为不是相约而来，岳父母虽然跪在原处，可旁边的座位已被不认识的教友所占。他朝熟悉的方向搜索杜士康，可跪着的教友们背影陌生得很。正奇怪于怎么找不着时，他忽然想起杜士康已举家迁往福熙路成都路路口的振兴药房，杜士康也践行与勒凡尔先生的口头约定，到那附近的教堂做弥撒成教友了。鲍国安已有段时间没来教堂，不是林馨如要皈依基督教，不是由柳玉洁催着，他今天也许还不一定会来呢。跪在身边的柳玉洁拉了他一下，示意别在听布道时东张西望。鲍国安收回目光时顺便看了下妻儿，时间过

得真快，一眨眼荣谊已有九个月大，而柳玉洁也恢复了往常的体态。也许是几代人信教的潜移默化，小荣谊似乎也知道在教堂内不能哭闹，在母亲怀里竟一直无声躺着。鲍国安以为儿子睡着了，偏头一看，却与小荣谊那明亮的眸子对个正着。柳玉洁又拉了丈夫一下，然后轻轻拍着荣谊。鲍国安这才跪正了继续听起布道来。

朴方庭神父此时说：

一·二八事变后我也曾上前线劳军，很多场面至今回忆起来还让我感动得眼眶含泪。看到我们的军队在面对外敌时奋勇抵抗，不顾自身的安危英勇杀敌，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这才是敌人最害怕的。我们的武器虽然没有敌人的先进，但我们只要有团结一致的信念，任何敌人都会胆寒。如果在敌人面前一个中国人受欺负，十个中国人站出来亮出拳头，那我们中国就有希望了。

最后，让我们一起向我们的天父祈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罪人，我们不知该如何祈祷才能蒙你悦纳，求你派圣神引导我们前进，使我们的祷声能蒙你悦纳，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

众教友随诵了“阿门”，朴方庭神父宣布周日弥撒结束。鲍国安等人随着执事的手势走到了祭坛旁边。朴方庭按教区传统为林馨如施行洗礼并宣布接纳她为教会的姐妹。柳玉洁扶起林馨如，柳庆轩夫妇拥抱了她，并赠送了一尊铜铸的基督蒙难像。

柳庆轩看了眼外甥，转而问道：“朴神父嘱托的事你要帮忙的。”

鲍国安轻声问道：“朴神父要办什么事？”

柳庆轩说：“朴神父在布道时主张抗日，日本浪人威胁要炸守真堂。他为了不连累教堂，欲迁往租界的沐恩堂。你们药厂有卡车，可以帮他搬些东西。”

“这没问题。”鲍国安应承后，这才意识到大概是刚才自己在东张西望时朴神父讲这番话的。柳玉洁要林馨如陪着回娘家，鲍国安送她上了岳父的轿车，然后走向神父的办公室。他在祭坛边的屋子里找到了朴神父，说了信谊药厂能够提供卡车，朴方庭神父抑郁的脸上露出点笑容。他说准备迁到沐恩堂去，那里日本人的势力小些。又说个人物品不多，要运的是一些布道书。鲍国安马上打电话让郑名三往守真堂派辆卡车，一切听从朴方庭神父的调遣。

离开守真堂时，鲍国安说要散散步，让徐阿贵驾车隔一段距离尾随着。虽然是酷暑季节，他看马路两边一如往日，居民仍在清晨的阳光中操持家务，生煤炉的青烟直直地升入行道树的树梢。有收破烂的路过，“啊有老酒瓶甲鱼壳卖哇——”悠长的吆喝声打破了早晨的寂静。鲍国安观望着这眼前的一派平和景况，怎么也不能将此与自己近日听到的传闻挂上钩来。这半个月里，各家报纸的报道都有山雨欲来之势，但又天天情况不同，今天说非战不可，明天又说可以妥协，究竟是战是和，

任何人都判断不定。他想自己住在法租界的中心区，即使战事真的发生，霞飞路一带和劳尔顿路的住处还不至于会波及。自柳玉卿潜往延安后，鲍国安虽然少了一条新闻来源，可他天天阅报，可以推测出要是战事爆发，一定会在虹口与闸北之间对峙。而母亲和哥哥一家住在虹口的公共租界，英美两国为了避免纠葛，现将虹口一带划作日本人的防区。如果战争爆发，那虹口的北端就会首先燃起战火，而那正是岳父母的柳家花园的所在地。

鲍国安决定前往闸北地区一探究竟。他回头招了下手，徐阿贵驾车靠近。鲍国安上了车即吩咐往闸北方向开，越往北越好。徐阿贵有点吃不透主人的心思，但老板让他往北开，他将车从北四川路拐到宝兴路上就往北开。车刚入华界时情景和守真堂一带差不多，可越往北走，马路上的行人和两侧的居民越来越少。车过芷江路后，鲍国安从车窗里看到马路上出现了从西边过来又折向北边的军容整齐的国民政府的军队。鲍国安看到路口有人站岗，便让徐阿贵停车，自己下了车走过去打听那行进着的是支什么部队。

两个哨兵很是警觉，他们瞥一眼奥斯汀轿车，又上下打量鲍国安，其中一个盘问道：“你是谁？打听国军布防是什么意思？”

鲍国安见两人被太阳晒得满头大汗，又看见不远处有一西瓜摊，赶紧去买了个大西瓜回来。他将西瓜递给哨兵后说：“老总别见外。我就是个上海市民，知道国民政府已宣布抗战，又风闻中日将在这一带交火，因有亲戚住在附近，自己不放心才来实地踏勘的。”

两个哨兵拍开西瓜，边吃边说：“看你也不像日本人的奸细，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张治中将军的独立第二十旅，正往天通庵路布防。你那亲戚如果有地方去，让他快离开这里，这仗说打就会打响的。”

鲍国安还想打听得详细些，空中忽然出现了几架闪闪发光的飞机，接着又响起了警报声和低沉的如滚雷的嘈杂人声。他手搭额头往北边看去，路上出现了无数扶老携幼手推各种车辆的逃难人群。那往南蠕动的斑驳陆离的杂色和往北跑步行进的土黄色的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哨兵见了，几口啃完西瓜仍去站岗。

徐阿贵急忙将主人拽回车上，说：“老板快走。逃难的人砸车抢东西样样会干的。”

鲍国安看难民狼奔豕突般涌来，让徐阿贵倒车往回走。徐阿贵没有倒车，往右边一拐，转入一条小路后往东开，没一会就返回到北四川路上。鲍国安看行车时间不长，可以推测出那片陌生的街区距此地并不遥远，由此担心起岳父母来，便让徐阿贵开往柳家花园。他仔细观察沿途景色，一切如故，北四川路一带丝毫看不出大战将临的征兆。车入柳家花园，徐阿贵在树荫下泊了车，鲍国安便匆匆走向客厅。

柳庆轩正坐在藤椅上喝茶，见了鲍国安就问：“这么快就帮朴神父搬了家？”

“我打电话让经理郑名三派卡车带装卸工帮神父搬东西。”鲍国安坐下说，“爸爸，我刚才去了闸北，看到了张治中将军的部队在开往前线。”

柳庆轩说：“国民政府终于睡醒了。唉，部队早就该驻防了。”

鲍国安凑近了说：“我还看到无数难民开始逃往公共租界。”

柳庆轩问：“弥撒结束到现在就一会工夫，你能走多远？”

鲍国安说：“我原打算去宝山吴淞看看的，可车刚开过芷江路就被拦下，说前边国军已开始布防，也在那儿看见了难民潮。”

柳庆轩蹙了下眉头说：“那地方离这里并不远，这儿怎么就没动静呢？”

鲍国安说：“来柳家花园的路上我也在想这问题。这儿尽管住着不少日本平民，可打起仗来炸弹是不长眼睛的。我看爸爸和姆妈还是住到我那儿去。”

柳庆轩闭目思量，过了一会才说：“一·二八抗战我经历过，开始有些害怕，后来挺了挺果然没事。这么大年龄了，我不想再挪地方。”

鲍国安见劝不动岳父，听到卫生间传来哗啦啦的水声，走过去一看，果然是岳母和柳玉洁在为荣谊冲凉，林馨如在一边读着《圣经》。小家伙已很会玩水，赖在脚盆中不肯起来，还弄得满地是水。鲍国安招招手让妻子出来，轻声告诉了她去闸北的见闻，又说了劝岳父去新丰坊暂住以避战火而他老人家不肯的事。

柳玉洁看了下大洋房说：“父亲住惯了这大房子，他怎么肯搬入那小屋居住。”

鲍国安说：“我也是好心，暂住一下又何妨，你还是帮着去劝劝吧。”

柳玉洁想想也是，走到父亲身边劝他暂时去法租界住，可柳庆轩还是不肯。夫妻俩对视一下，只得无奈苦笑。此时柳太太抱着光溜溜的荣谊出来，柳玉洁接了手，管家说午餐准备好了，一家人便去餐室进餐。午休后柳玉洁说还要去看婆婆，柳庆轩叮嘱了常回家看看就让他们和林馨如一起走。没一会徐阿贵驾车就到了同庆里。鲍国安见过母亲，趁柳玉洁与林馨如和母亲嫂嫂说话，随鲍国良走进了书房。

鲍国良为他倒了杯咖啡，端详他一眼说：“近来你瘦了些，看来做药厂也是蛮辛苦的。”

鲍国安啜了口咖啡说：“管理药房药厂尚可，只是为一些其他事犯愁。”

“其他有什么事？”鲍国良想了想说，“莫非还是为了资金？”

鲍国安说：“资金短缺仍是由成药滞销引起的。与振兴药房竞争我们占了上风，可没想到要打仗的消息传开后，维他赐保命的销量一落千丈。”

鲍国良叹口气说：“衣食住行毕竟是主要的，特别在眼下的动乱年头。”

鲍国安说：“早弥撒后我想去宝山吴淞看看军防实况，可走到闸北的芷江路以

北就被拦住了。我看到张治中将军的大部队正在那一带布防。我还看到有大批难民往南边涌来。”

鲍国良燃起一支雪茄，慢慢吸了口才说：“日本人驻在上海的军队实在很少，其实不能应付较大的战争。他们所依仗的力量，只有三分是兵力，七分却靠间谍的情报。他们对国民政府和市政府的情报了如指掌，所以一味靠吓和诈胁迫上海当局屈服。现时的民情和舆论一致主张抗日，要对日本决一死战。如《抗日必胜论》等小册子，销量竟达数万册。可国民政府却还百般委曲求全，如《民国日报》登载了一段提及日本皇室的新闻，日本军部就认为是侮辱元首，要求停刊，政府竟然立刻应允。当局对日本人的任何要求都唯唯答应，大家以为战事可能打不起来，所以先前从闸北逃到租界的人，因局势时紧时弛，有好多人都搬回了闸北。”

鲍国安说：“这次情况有些不同，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大相信呢。哥哥，我那新丰坊的房子现在还空着。趁中日尚未开战，哥哥嫂嫂和娘一起搬去住吧。”

鲍国良说：“我们住的地方虽然属虹口，但最靠近老租界，中日即便开打，还不至于打到这里。倒是你岳父家的柳家花园在虹口的北边，傍着闸北，我看还是请你岳父去住。”

鲍国安说：“今天我说了劝了，可我丈人就是不肯搬家。”

鲍国良说：“那你就将房子空着，一旦开战，逃难的人必多，你挑户好人家出租，还可以赚笔房租呢。”

兄弟俩正闲谈着，鲍老太走来说：“我已让根娣去买菜，你们吃了晚饭再走。”

柳玉洁抱着荣谊进来说：“姆妈，晚饭吃得早点，离家一天了，荣信可能已哭闹开了。”

鲍老太说：“你爱护小的好是好，可不能养刁了。荣信到了年龄就送他去幼稚园。”

柳玉洁说：“下学期我已排了圣芳济书院的英文课，开学前就把荣信送入幼稚园。”

鲍老太关切地问：“带着两个孩子还出去做什么事？国安现在不是做稳大经理了吗？”

柳玉洁说：“国安是国安，我是我。我是知识女性，虽然上不了前线，可从事教育也是为了抗日救国。再说，我再不出去当教师，那学的英语恐怕都要荒废了。”

鲍老太说：“我媳妇是个有志向的人。”

鲍国良招招手将鲍国安叫到天井里，说：“这南边新落成一座大厦，可以去看看。”

鲍国安跟着哥哥从同庆里走到北四川路，拐了弯往南，没走多远就有一幢崭新的大楼映入眼帘。鲍国安走到花坛东面，在大楼投下的阴影里举目眺望。那是一幢体量颇大的具有西班牙风格的五层建筑，门庭上竖着德邻公寓四个大字。鲍国安随

鲍国良顺时针走了一圈，见大楼底层的街面房都开了各式商店，数了数有二十余家。鲍国安又随哥哥走进大楼内部看，里边留有两个天井，呈日字形结构。看有人在中间过道往来穿行，鲍国安喃喃地说：“有朝一日信谊药厂能搬入这样一幢大厦作总部，我办实业算是成功了。”

“我上过楼顶，可以看到外滩和黄浦江景色。”鲍国良开玩笑说，“不过话说在前头，我只带你出来看看风景，不是陪你来做梦的。你不要忘了，你还欠我一辆车呢。”

鲍国安说：“我会送还你一辆好车。我也要造这样一幢大楼作信谊药厂的总部。”

卡车驶入上海城区时，天空虽然已经放亮，可马路上还行人寥寥。清道夫在清扫法国梧桐的落叶，有三三两两的华洋人等沿马路晨跑……没有异常迹象，这情景令郑名三满意。他们是凌晨出发去西郊泗泾镇运米的。一切如愿，郑名三先打电话与镇上的药房联系，让他们出面预约。泗泾镇是上海西郊的槽粮码头，河道两岸布满米店粮栈。与药房相熟的粮栈老板为人厚道，不仅没有因中日即将开战提升米价，反而早早地候在公路边等着卡车，等着了又引卡车驶向离粮栈最近的泊车点。按商定的价格买到了五吨大米。卡车倒入信谊药厂的仓库，装卸工们开始卸米。

徐根宝看着堆满一房间的麻袋问道：“郑经理，信谊药房以后也兼做粮店生意？”

郑名三说：“隔行如隔山，药房怎么能兼做粮店生意。”

徐根宝又问：“那信谊批进这么多米干吗？”

郑名三说：“打起仗来饭总要吃的。”

徐根宝还问：“马路边不是有粮店么？”

郑名三含糊一笑不作回答。

徐根宝认真地说：“郑经理，我们家在宁波也囤米，可大热天要生虫发霉的。”

“我也知道米要生虫发霉。”郑名三让司机师傅和装卸工们先休息，自己和徐根宝一起锁门。徐根宝其实还没壮实到能扛装满大米的麻袋的程度，只因这几日马克·杰菲的实验室无事，他得知消息后缠着要去，郑名三就让他跟着，身边有个小跟班感觉也蛮好。两人返回霞飞路上的药房，先到后院冲凉洗个澡，再吃顺路买来的早点。天太热了，冲了凉还要出汗，郑名三在吃早点时打开了吊扇。电话振铃，他拿起话筒一听是老板打来，让他派辆卡车去守真堂帮朴神父搬家。他挂上电话，写张纸条告知上班的店员有事外出，问徐根宝去不。徐根宝说去，两人便骑上自行车去马斯南路的信谊药厂仓库。

铁门紧闭着，郑名三拍打后师傅走来开门，嘟囔道：“郑经理不是让我们休息么？”

郑名三说：“鲍老板打来电话，说虹口闸北一带要打仗了，让我们帮朴神父搬家。事情紧急，算你们加班吧。”

司机师傅转身向偏屋里喊道：“起来起来，大家帮神父搬家去。”

卡车往北开时，沿途果然看见数不清的流民涌入租界。待曲里拐弯找到守真堂，朴方庭神父已将自己的物件都捆扎好了。刚装运过一卡车大米，搬神父这点东西简直如小菜一碟。装卸工几下搬完了物件，请朴神父坐进驾驶室引路。卡车汇入流民的队伍，只得慢慢返回租界。车到西藏路上，待朴神父看见了马路东边的教堂钟楼才说到了。司机师傅很仔细地将卡车倒进沐恩堂，朴神父下车时教堂的执事前来欢迎。执事欲引卡车去神父的居室，朴神父先让装卸工卸下所有的布道书。

郑名三提着书随朴神父走进贮藏室，放下后好奇地往教堂内窥视，觉得大殿内既凉快又空旷。他与朴神父说：“一打仗米价肯定会大涨。我想囤些大米，不知能否借用一下教堂的房子？”

朴神父说：“沐恩堂的神父回国了，我只是来顶他的班。这事我还不能做主。”

郑名三说：“你看路上逃难的人，这事也要赶紧做的。”

朴神父想了想，叫来执事说了情况。

“教堂内不能存放东西，可有地方可以存放。”那执事引郑名三走到隔壁的院子说，“这儿是沐恩堂附设的育婴堂，眼下收养的小孩不多，你想贮米可先堆在这儿。”

郑名三看房屋高大，想室内必是凉爽的，于是点头答应。待他和执事返回沐恩堂，装卸工已帮朴神父卸完了私人物品。乘装卸工喝着教堂提供的凉开水，郑名三到神父的书房再往泗泾的粮栈打电话。那熟悉的粮栈老板在电话里说上海市区来批发大米的人很多，各地货源吃紧，要买就快点来吧。司机和装卸工们刚才看到了马路上逃难的人群，又听郑经理说算加班，知还要去运米，二话没说都爬进车篷，卡车再次开往西郊的泗泾镇。

一直忙到傍晚，又以原价批来的十吨大米堆进了沐恩育婴堂的库房。郑名三谢过朴神父和执事，闻闻身上的衣衫都是汗酸味，肚子也一阵阵嘀咕，看装卸工都累得如软壳蟹，便说去酒店喝酒，由他请客。司机将卡车开回信谊药厂，大家冲凉洗澡，换了衣衫就随郑名三去环龙路金神父路路口的一家小酒馆。郑名三点了一桌的菜，为每人要了一扎冰镇鲜啤。大家呼五吆六地吃喝一通，结束时司机说：“郑经理，你为人上路。活干得累，但大家开心。以后只要你吩咐，兄弟们都听郑经理的。”

郑名三与司机和装卸工说了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类的话就告辞。他和徐根宝走到霞飞路上，看信谊药房内还亮着电灯，觉得有些奇怪，问道：“你出门时没关电灯？”

徐根宝喝了冰镇鲜啤脸红红的，摇摇头说：“我记不起来动没动过开关。”

两人走到药房门口，才看到鲍国安凝视着店堂居中空着的柜台。

“天这么热，鲍董怎么晚上还来？”郑名三进了药房问道。

“心里有事，睡不着哇。”鲍国安注意看了他们眼说，“脸都红红的，喝酒去了？”

郑名三把为药厂囤了15吨大米的事说了下。

“此事你考虑周全了，打起仗来倒可以救一阵急的。”鲍国安又问，“根宝还扛不动麻袋，你跟着去做什么？”

郑名三说：“根宝高兴去，我就让他跟着见见世面。今天也累了，你先回去吧。”

待徐根宝道别后，鲍国安说：“看你们如师徒般同进同出，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郑名三问：“鲍董想起了谁？”

鲍国安说：“就是药房的前任经理杜士康。”

郑名三说：“这个人我也见过几次，只是没直接打过交道。”

鲍国安说：“杜先生很能干，待人接物也不错，只是脾气有些犟。当药厂让走私吗支雅犯事的马克博士退股辞职时，他也一并辞了，留也留不住。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些。根宝的哥哥根福原先也在信谊药房做事，还拜了杜士康为师。现在看根宝和你投缘，倒也可以拜你为师的。”

郑名三想了下说：“我也挺喜欢这孩子。可他在马克·杰菲的实验室当助手，已经有些跟博士学的意思了。我看这事算了。”

“也好。”鲍国安在药房里转了一圈，问道，“天这么热，住阁楼有点闷吧？”

郑名三说：“市中心没蚊子，晚上可以开着窗睡觉，南北穿风的。”

由于还没接来家眷，郑名三暂时住在信谊药房阁楼。鲍国安让他住药物研究所楼上，可他安排杨成和和几个单身汉入住，自己仍然住阁楼，说是照看店面方便，晚上还多个值班员。对此鲍国安很是欣赏。两人在写字台边坐下，沉默了一会，只有头顶上吊扇旋转的哗哗声。开始都低着头，后来两人差不多同时抬头，目光相遇后，大家都苦笑了下。

除了囤米，信谊药厂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亟待解决。

自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自从中日在上海也要开战的传言散播开后，信谊药厂的名牌产品维他赐保命和一些其他药品就明显滞销。货架上其他能应急的药品基本销售一空，而维他赐保命等傍墙堆得如人一般高。往常看着是宝贝，今晚置身其中，两人明显感到压抑。这也难怪，打起仗来米能填饥，常用药能保命，而叫做维他赐保命的药其实是一种养生保健品而已。和平年代里有钱有闲者视其为珍